

純樸 · 雋永 · 清新

——江牧先生的木刻藝術

常青

如果人們稍加留意，就會發現，藝術作品中有這麼兩種類型：一類作品在展覽會上眩目耀眼，名噪一時，但無論如何，也不會有要把它懸掛在家中反覆玩味的願望；另一類作品在展覽會中也許是顯得平平淡淡，但這平淡之中却深蘊着一種藝術魅力，使觀者渴望能索求數幀藏於室內，細細品味，賞心悅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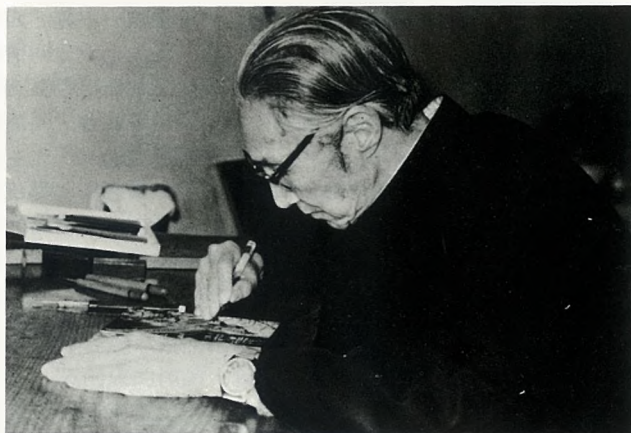
江牧先生的作品，當屬於後一類型。

提起江牧先生的名字，人們自然會想起他的作品，江先生的木刻作品，既有反映勞動人民的生活寫照，也有富於情趣的花鳥小品。藝術處理工細、嚴謹，既富於純樸的裝飾風和民間氣息，又具備強烈的民族氣魄和時代感，生活氣息濃郁。觀江先生的作品，猶如漫步於幽幽平林之徑，倘伴於潺潺溪流之中，令人留連忘返，浮想聯翩，陶醉於一種恬淡、清新的藝術境界之中。

然而很少有人想到，江先生在藝術上具備這樣高深的造詣，完全是出於一條自學之路。

江牧先生一九一二年生於浙江鎮海，少年失學，僅讀完小學即為工廠學徒。工餘之暇自學文化，尤其喜好美術。江先生的木刻生涯，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初。由於日本侵略者及國內反動勢力的倒行逆施，作為熱血青年，其作品多為政治諷刺漫畫，同時也創作一些木刻作品。四十年代及解放初期，也還是以漫畫及宣傳畫為主。真正從事木刻創作，是五十年代中期任美術學院教學工作之後。這一歷史的轉變，一方面出於教學需要，一方面則是江先生對木刻藝術的酷愛。也正是這一轉變，才使江先生在木刻藝術的發展中，經過三十年的辛勤耕耘，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道路。

有人說，江先生的木刻，猶如一首田園詩，那濃郁的生活味，撲人鼻息，浸入肺腑。這正是江先生木刻藝術生命之所在。生活是一個廣泛的概念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對生活的獨特感受。有人喜歡博大、雄渾的題材，也有人偏愛平淡無奇的小情小景。大題材可以借助其深厚的社會容量引起觀者共鳴，小情小景也可以因獨具匠心的藝術處理感人至深。這本身並無高下之分。關鍵在於作品之中是否有溝通觀者心靈秘密的“情”。江牧先生的作品，多取材於平凡生活之一隅，然而正是這生活中普普通通的，微不足道的小鳥、樹影、沙礫，注入作者深厚的藝術激情而叩開了藝術之門。江先生五十年代的作品《晚歸》、《江邊小景》、《金沙江畔》等畫幅中，那田陌樹叢，那層疊山巒；那江水、石灘，雖則不會展示出“峭拔”，“雄渾”，却在那大自然的靜謐之中，傳達出豐厚、含蓄的美。八十年代的作品《乳虎》、《雛鵝》、《母親》則以童心般的稚樸，賦予這些自然界的小生命以盎然天趣，勃勃生機。這些栩栩如生的小生命，猶如一泓清泉，滲入心底，引起內心顫動，給人以不可言喻的藝術美感，這難道不正好是作者內心激情和大自然之美的有機契合？無論是《江邊小景》中那茅屋、水牛、村童，還是《雛鵝》中那毛絨絨的、憨態橫生的幼鵝，無不飽含着作者對大自然的愛及內心無法抑制的靈感



沖動。這簡陋的、平淡無奇的茅屋或許可以使你引起淡淡的遐想？那幼鵝、小草、水波或許會使你回復到那已經逝去的孩提時代？這不正是藝術感染力所在麼？

然而，一件藝術作品要撥動觀者的心靈，引起觀者精神上的共鳴，不僅僅有賴於大自然的美及畫家的主觀情緒，更要憑借藝術語言使自身的情感得以在藝術上昇華，才能使作品達到益人神智、淨化心靈，最終進入“言有盡而意無窮”的藝術境界。取平凡、持簡潔而含深意是江牧先生的木刻藝術所長。江先生對藝術形象的理解及刻劃造詣極深。嚴格說，江先生的木刻作品體現的是崇實精神，但又絕非自然的模擬。無論是《晚歸》中的樹，還是《漁歌》中的竹，無論是《小熊貓》中的碎石，還是《乳虎》中的雜草，你都看不到那種逼肖自然的痕迹。從這些精心塑造的藝術形象中，一方面可以見出作者對於大自然的真切感受和認識，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對於客觀物象的概括提煉。誇張而不荒誕，變形而不悖於情理，是江先生木刻作品的顯著特點。且不說那些象徵性極強的木刻連環畫及插圖，就即便是那些寫實傾向很明顯的畫面，你也感覺不是自然翻版，這對於那些已經習慣斤斤計較於表面象的模仿者，或許多少該有一些啓示？

要使自己的作品在人們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，真正具備藝術價值，最大的天敵是重蹈前人覆轍。幾十年的藝術生涯，使江先生的木刻逐步形成自己獨特的、鮮明的藝術風格。擬古遠逮，兼收並容，是江牧先生木刻藝術又一特色。怎樣走自己的路，是江先生幾十年來致力探求的課題。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，江先生的木刻可以明顯見到西方木刻的影響，組畫《人生的悲劇》，連環畫《新西遊記》可見一斑。但即是那時，也不是生硬的模仿，從那些極富想象力的線條運用中，已經可以窺見個性的萌芽。五十年代後，江先生的個人風格逐步臻於完善，他近期的作品，特別是那些木刻小品，其山巒的起伏，流水的波動，色調的明快，線條的暢揚，或靈宕清新，或恬靜淡雅，無不滲透出濃厚的東方味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江先生對於木刻線條的處理。線的藝術是民族繪畫形式的主要特徵，江先生對於線條運用研究極深。《江邊小景》中線的運用令人嘆為觀止。透過包谷單看那坡地、茅屋、枯樹，那陰刻的短線、細點，仍不乏西方木刻的細膩、凝重。但那幾株穿透整個畫面上下的包谷，那亭亭玉立的身，那翻捲自由的葉，既有明朗的排線風，又有傳統的白描味，那清爽、秀麗而又富於力度的線條運用，很可以使人回味到明清的木刻插圖。作者的高明，就在於把這本屬東、西各異的兩種風貌揉合在一起，那麼自然，那麼得體。就連遠山那些純西洋味的交叉線，也顯得那般協調，給人以音樂般的，化入意境的美感。

《春風》、《松雀》是江先生近期的木刻小品，《春風》中陽刻的柳枝，《松雀》中陰刻的松針，都不同程度體現了作者運用的內在功力。尤其是《松雀》那些重疊交錯的松針，技法處理是西方的，但總體感覺又分明是濃郁的東方味，這或許正是江先生藝術氣質所在吧？

縱觀江先生木刻作品，確有畫如其人之感。江先生自幼好讀，所及書目除藝術理論外，哲學、歷史、自然科學無一不專。因而品操高尚、性情謙和。但對腐政時弊則嫉惡如仇。舊中國，江先生十分同情民衆疾苦，痛恨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及國內反動統治的腐敗，創作出《流亡圖》、《街頭暗影》、《黎明之前》等一批作品。解放後，他歌頌新社會，同情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，創作出《戰鼓》、《星火》、《百折不撓》等作品。江先生的木刻，無論是富於情趣的花鳥小品，還是飽含戰鬥熱情的激奮之作，都沒有那種虛張聲勢的說教，更沒有那種模拟自然的媚俗。有的只是刻刀下流露出來的對大自然真摯的愛，有的只是那象徵生命律動節奏情緒。尤為可貴的是，江先生年逾古稀，仍不時有新作問世，且仍在不斷地探索，這種努力不懈的進取精神，一方面是對自身價值的肯定和淨化，一方面也為同行、為晚輩樹立了身先力躬的楷模。

願江先生藝術生命常綠。



(Left 1) Facing the Execution
(Left 2) A picture of human history
(Left 3) Office used as a dancing hall
(Right 1) Drifting along (Right 2) The old angel
(左1) 等待殺人的命命
(左2) 人類歷史的畫面 (右1) 流亡圖
(左3) 衙門權充跳舞廳 (右2) 老天使阿木兒

NEWS IN BRIEF OF THE INSTITUTE 本院展覽簡訊

- △日本現代版畫展覽84年12月8日在我院美術陳列館開幕，重慶市副市長馮克熙為展覽剪彩，“日中藝術交流中心”寫來賀信並贈送花籃，這次展覽是北京《版畫世界》編輯部與我院共同主辦的，我院為此舉行了學術討論會。展覽為期一個月。
- △我院陳列館館藏古今名人書畫，包括齊白石、徐悲鴻、張大千、黃賓虹等作品104幅，於84年9月11日至9月26日在我院展出。
- △84年10月23日至11月18日，展出我國著名版畫家彥涵同志近四年的木刻作品100幅，我院為此舉行了學術討論會。
- △何溶國畫84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在我院展出。
- △本院第一屆碩士研究生畢業作品展84年12月20日舉行。

- △附中應屆畢業生畢業作品84年12月12日在我館展出一周。
- △工藝美術系和遂寧縣共同設計和生產的扎染印製品84年12月28日展出。
- △青年教師“程叢林、秦明進修作品彙報展覽”85年3月13日至4月7日在我館展出，程叢林、秦明同志在展出期間的座談會上主講了他們的心得體會。
- △北京青年畫家、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教師“史國良畫展”3月22日至4月7日在我院展出，其中包括國畫創作和生活速寫一百餘幅。

(陳列館)